

# 「效法」、「設身而處地」與「觀者興起」

——章學誠《文史通義》身體觀相關議題試探\*\*

張美娟\*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獻中「效法」、「設身而處地」與「觀者興起」等身體相關概念的關連性：對經典中聖人前言往行之「效法」，能使身體積累涵養聖人靈明純粹的「天德」、「性命之氣」。此天德、性命之氣，若時時流通於吾人身心，將能使其臨文論古之際，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亦即將涵有此「性命之氣」流行的身體，置於歷史情境中，身體中「仁義智」等天德性命之氣，將能自然感通歷史人事物中最深沈的情理，自然深思於歷史人事物中難顯之史意。由此養氣鍛鍊出的史識，能心知其意，裁度事理；如此所成就的史意文章，因涵有經典中聖人最深沈的性命之氣與情，故有「氣昌而情摯」現象；如此氣與情入人之深，將能使讀者身心獲得前所未有的感動，而使「觀者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以得心術之正、人格之圓滿。因之，本文之價值意義，為期揭示章學誠《文史通義》「效法」、「設身而處地」與「觀者興起」等身體概念的緊密關連性，讓吾人對於章氏身體觀相關意涵有更深層的視域理解，同時看到中國史學與文學理論之間，亦能在「氣—身體」觀此一特殊視角的燭照下，突顯其充滿智慧的義理光輝，及彼此不可分割的整體性。

**關鍵詞：**章學誠、文史通義、天德、身體觀、清代

2012年4月24日收稿，2012年10月7日修訂完成，2013年1月3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從中國思想之『氣』觀念看古典文論：從王龍溪『靈氣』說到唐順之文藝思想」（NSC101-2410-H-278-001）所延伸出的文史哲會通議題之部分研究成果。本文承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修改意見，專此致謝。

## 一、前 言

目前學界有關於「氣—身體」的工夫論議題，經由相關學者的研究，於中國思想領域上，已開出相當耀眼的研究果實，此乃學界有目共睹。而本文的「氣—身體」，筆者乃援引楊儒賓在其所主編的《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一書導論中所定義的內涵：

中國身體觀的一大特色，乃是除了五臟六腑的系統外，另有一種氣—經脈的系統，而氣尤可視為根本的原理。將氣與身體結合並論（以下簡稱氣—身體），不但見之於傳統醫學，也是以往的許多經驗科學，如占卜、星相、武術等，得以運作的基礎。不但如此，它還提供了中國以往主流思潮無比重要的動力，我們甚至於可以說沒有氣—身體的理論預設，儒道兩家的許多重要命題即不可能成立，至少也需要重新改寫。<sup>1</sup>

楊儒賓之所以提倡此一主題，乃源於如下的觀念：

氣—身體可能可以視為一種新的典範，從這種典範出發反省中國思想，可能可以看出以「心學」或「理學」為典範者所看不到的面相。<sup>2</sup>

楊儒賓顯然認為，在牟宗三所建立的心學體系之外，有一條足以觀照中國思想豐富面相的路徑，等待吾人去開發，那就是中國思想之「氣—身體」的概念。幾十年下來，從楊儒賓所主編的《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及相關的氣學研究資料顯示，「氣—身體」概念的相關研究，確實幫助我們看到了中國思想更豐富的意涵，而本文主旨乃在透過《文史通義》身體觀相關議題的探究，指出不只是經史子集當中的子部思想，可經由「氣—身體」觀的學術視域，掘發其深層意涵；中國史學與文學理論，亦能因著此一獨特視角的燭照，而將其所蘊具的義理深淵，透視得更為清楚。更重要的是，文史彼此本是同根生的中國學術圖像，亦能藉此一角度的疏通，而得以顯現開來。

---

1 楊儒賓，〈導論〉，見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頁3。

2 楊儒賓，〈導論〉，見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3。

也就是，章學誠（1738-1801）《文史通義》一向被視為是中國史學理論的重要典籍，然值得注意的是，章學誠該書不只是論史，同時也論文，如龔鵬程所說：

章氏此書名為《文史通義》，表明了他是要溝通文學與史學的，其理論不只是為史學，亦通貫於文學，表現與他對文學的見解。<sup>3</sup>

以上大意乃為，《文史通義》一書，不僅可見到章學誠史學的獨到見解，其文學思想的卓識，亦可從中掘發。章氏此書名為《文史通義》，表明了他的學術藍圖與中國古老學術觀一樣，文史彼此並不分家。他撰寫該書用意，乃是讓文學與史學之間原本就可能存在的豐富交涉關係，得以呈現出來。也就是站在一個更大的文史相通的學術立場來講史學與文學，期能彌補以史論史、以文論文所可能造成的片面理解限制。現在問題是，究竟有何方法路徑，可走進《文史通義》的意義花園，以開顯章氏文史相通的學術圖像？關於此一議題，透過文獻的仔細尋繹耙梳，便能發現，章氏對「身體」的重視，乃廣泛滲透到其史學與文學的論述上，如以下文獻所示：（以下每條引文所標示的數字，均為筆者所加，以作為論述的清楚依據）

- 1.《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sup>4</sup>
- 2.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sup>5</sup>
- 3.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sup>6</sup>

以上第1則描述，所謂「史學」的「學」，最重要的當在「效法」形下之

3 龔鵬程編著，《文史通義導讀》（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4），〈編序〉，頁21。

4 《文史通義》〈原學上〉，頁108。以下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獻，除特別標明出處外，均引自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5 《文史通義》〈文德〉，頁136。

6 《文史通義》〈〈和州志·列傳〉總論〉，頁925。

器——聖賢，以達於道的境界。這裡的「效法」，自然關連於身體「效法」的工夫論議題。第 2 則引文則表示，進行古文辭創作之際，在論述古人古事時，吾人需秉持著為古人「設身而處地」的態度。第 3 則引文揭顯真正的不朽文章，不能「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而是需「自具心裁」，以使「觀者興起」。此一「觀者興起」概念，亦涉及於讀者整個身體的興發奮起。

既然，章氏對於文學與史學的論述，均離不開「身體」此一元素，那麼透過章氏文獻中「氣—身體」觀念的探討，以揭顯章氏文史相通的論述意涵與目的，便具有相當的可行性。依此，本文將探究的是：如果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自成文史互通的學術體系，那麼以上章氏身體觀的三大文史議題，彼此之間應是血脈相連，只是其關連性該如何連結？何以章學誠強調史學家培養的基礎——「史學」，需立基於身體對聖賢的「效法」？其與學人在撰文論古時需為古人「設身而處地」的「設身」觀念究竟有何關係？何以章學誠認為「自具心裁」的理想文章，便能使「觀者興起」——讀者身體奮發興起？

對於以上諸多問題意識，本論文於正文中，將先詳細闡述「身體」觀在章氏文史會通議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次依照上述所列舉的文史議題，探索章學誠史學「效法」身體觀的奧秘。再來討論學人撰文論古之際，何以需「設身而處地」的內涵？最後，章氏所謂「觀者興起」的身體觀念，與史學的身體「效法」、撰文論古的「設身而處地」究竟有何關連性？本文希望，透過這些議題概念的探索，能揭示隱藏在章氏《文史通義》文獻中之身體相關概念更豐富的內涵底蘊，以讓吾人對章氏文史論述中的身體觀有更深層的視域理解。此外，更為重要的是，經由章氏身體觀相關議題的勾勒，其文史相通的學術面貌，希冀能更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 二、「身體」觀在章氏文史論述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述，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的目的，乃在溝通文學與史學，因此勾勒出章氏文史相通圖像的輪廓，於研究意義上，應當有其被重視的一面。在前言中，吾人提出藉由「氣—身體」觀角度的探討，作為揭示章氏文史相通圖像的方法進路。本文於此將對此一進路的可行性與重要性再作一詳

細闡述，進而以上文所列舉的身體觀三大文史議題，作為進一步深層闡釋的範例，以開顯章學誠文史一體的意義世界。

在中國史學中，唐代劉知幾提出了「史家三長論」——即「史才」、「史學」、「史識」。而章學誠則在此「三長」之外，別立「史德」一說。也就是，「史德」概念可說是章學誠最獨到的史學見解。至於何謂「史德」？章氏明白表示為：「著書者之心術也。」<sup>7</sup>關於此一「史德」、「心術」，就本文而言，最具研究意義的是〈史德〉篇以下引文：

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sup>8</sup>

上述文獻的「所養未底於粹」，揭示了著書之「史德」、「心術」，乃與「氣」涵養的純粹性息息相關。也就是，此文雖未能提供史家著書心術究竟應涵養何等意義的「氣」意涵，卻點出了章氏所謂的「史德」，當與「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此外，在史學上提出「史德」的章學誠，在文學上則以「文德」概念，作為他文章創作基本素養的主張。而從〈文德〉篇章最後論述的：

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sup>9</sup>

可看出「文德」亦關連於「氣」之意涵。尤其根據朱敬武研究指出：

章學誠的〈文德〉一文寫於五十九歲（西元一七九六年）那年，他從新的角度提出問題，就〈史德〉所論「心術」做進一步申論，主要在探討寫作的基本素養，而以「文德」與「史德」相通。<sup>10</sup>

上述所論乃在指出，章氏「文德」概念為其「史德」學說的延展，「文德」與「史德」在概念意涵上是相通的。如此說來，滲透在其「文德」與「史德」概念中的「氣」，自然是同等意涵的「氣」。而與此「氣」相關的「身體」議題，章學誠自然相當重視。而無論是史學或是文章創作涵養的管道，章氏均指向了「讀書服古」：

7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5。

8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5。

9 《文史通義》〈史德〉，頁 137。

10 朱敬武，《章學誠的歷史文化哲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頁 70。

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sup>11</sup>

以上引文大意乃為，所謂的「學問」，除了功力之外，「天性」、「至情」（「性情」）的涵養也相當重要，而「讀書服古」正是養成此「性情」的重要途徑。其中需特別闡述的是此處的「服古」概念：

凡能與古為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sup>12</sup>

從引文所述可知章氏所謂的「服古」，係涉及整個身體手足上對於古書中古人言行矩度的踐履篤行。章氏認為，透過身體上對古書的服古，不只能因入古之深而「與古為化」、得古人之性情，更能將書中心氣義理收攝於身心，而使身體手足如火然泉達地發為文辭。如以下文獻：

1. 養氣之功，在於集義，讀書服古，時有會心，方臆測而未及為文，即札記所見，以存於錄，日有積焉，月有匯焉，久之又久，充滿流動，然後發為文辭，浩乎沛然，將有不自識其所以者矣。<sup>13</sup>
2. 讀書廣識，乃使義理充積於中，久之又久，使其胸次自有倫類，則心有主，心有主，則筆之於書，乃如火然泉達之不可已，此古人之所以為養氣也。<sup>14</sup>
3. 學文之要，在乎養氣，養氣之功，不外集義，中有所主而不能暢然於手與心，則博稽廣覽，多識前言往行，使義理充積於中，然後發而為文，浩乎其沛然矣。<sup>15</sup>

綜合此三則引文大意，可知透過「讀書服古」或者是「博稽廣覽，多識前言往行」涵養心氣義理，能使整個身體手足，因此心氣義理的充盈、流動，而不容已地發為文章文辭。經由以上的論述，便可歸納出章氏理想的史學涵養

11 《文史通義》〈博約中〉，頁 117。

12 《文史通義》〈答問〉，頁 326。

13 《文史通義》〈跋香泉讀書記〉，頁 587。

14 《文史通義》〈徐尚之古文跋〉，頁 595。

15 《文史通義》〈答陳鑿亭〉，頁 720。

與文章創作，乃與「氣一身體」息息相關。依此，從「氣一身體」觀角度作為詮釋視角，探測章氏文史論述深層意涵，以掘發其文史相通的學術理念，有其恰適合理性。至於以上所論述的章學誠理想中的「氣」意義究竟為何？由此「氣」所推衍的章氏身體觀，有何值得闡發的義理智慧？又如何從章氏「氣一身體」觀中，揭顯其文史一體的學術圖像？以下將透過前言所揭舉的章氏身體觀三大議題之探究，作為揭開這些疑惑解答的主軸鑰匙。

### 三、「學也者，效法之謂也」

關於章學誠的史學「效法」概念，除了前文所引用的原典文獻外，值得吾人深思其義理內涵的，還有同為〈原學〉篇章的以下文獻：

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sup>16</sup>

連接於前文的「道也者，成象之謂也」，<sup>17</sup>可知引文「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的「成象」乃為「道」。只是此「道」在何處呢？章學誠以「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一語，道出了「道」就在「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的前言往行當中。因此透過對「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的前言往行之效法，便能自得於成象之道。

於此或許有人會問，何謂「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何以其前言往行之事物中，涵有「道」在其中？何以透過對其言行上的身體「效法」，方能真正獲得「史學」？

關於以上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可參考以下文獻：

1. 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sup>18</sup>

16 《文史通義》〈原學上〉，頁 108。

17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文史通義》〈原學上〉，頁 108。

18 《文史通義》〈原學上〉，頁 108。

- 2.《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sup>19</sup>
- 3.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sup>20</sup>

原來章學誠所謂「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的「天德」，乃為「仁義禮智之性」。此「德」、此「性」乃人人所具有。該「性」之重要性，就如引文第 2 則所言，「道」、「天理」便是附著於人秉天而來的「天命之性」之「氣」中。也就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天理附著於人氣的「氣」，乃為「成之者性」的「性命（天命之性）之氣」。<sup>21</sup> 此「性命之氣」即為「天德」、「性」。人藉此「天德」、「性命之氣」，能如引文第 3 則所說的「明物察倫」，洞察附著於萬事萬物背後的性命之氣、性命之理，進而參贊天地造化萬物之功，此為其他萬物所不能具者。至於此「天德」、「性命之氣」，藉由推敲章氏其他文獻，可得知其「仁義智」等內涵乃為：

1. 德者何？謂在愛曰仁，在宜曰義，禮智與信，俱在德也。<sup>22</sup>
2. 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sup>23</sup>
3. 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以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sup>24</sup>

綜合引文第 1、2 則，可知所謂「仁」德性所發用之情，乃為能感通於萬事萬物的普遍仁愛之情；「義」之性則為能遂行於萬事萬物的天地性命之氣，以附於此氣之理行事，能事事合宜。若將此「仁」情、「義」氣，連結於引文第 3 則的「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可以推論出此「情之普」、「氣之遂」中，乃有「道公」在其中。<sup>25</sup> 而「智」，若參照引文第 3 則的「思以力

19 《文史通義》〈原道上〉，頁 94。

20 《文史通義》〈假年〉，頁 337。

21 章學誠曾說道：「浙東學術，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文史通義》〈浙東學術〉，頁 121。具有浙東學術淵源的章學誠，重視「性命」之氣，由此不難得見。

22 《文史通義》〈說林〉，頁 227。

23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6。

24 《文史通義》〈說林〉，頁 229。

25 如若參照引文第 3 則的「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可知能表現「仁」德之性者，便

勝，不智也」，可知真正的「智」涉及了「思」，只是此「思」不能參入「道公而我獨私之」的我私之力氣，而需純粹來自於涵有「道公」的性命之氣，此「思」乃是自然而然，不容人力參入其間的。至於「思」什麼呢？從章氏所說的：「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sup>26</sup>「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sup>27</sup>可知「智」乃思慮於萬事萬物背後之道。<sup>28</sup>

只是，誠如章學誠所說：

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sup>29</sup>

非先知先覺的一般人，其「仁義智」等性命之氣中常有「稟氣不齊」之現象，只有透過「先知先覺之人」的教化，方能使其性命之氣達於完善之境。而此「先知先覺之人」顯然專指聖人。如章學誠曾言：

仁智為聖。<sup>30</sup>

蓋惟聖人天質，初無所優，粹然元氣，如修養功成，陰陽調適，未嘗有偏勝也。<sup>31</sup>

也就是，前文的「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即為聖人。在章氏觀念中，聖人的「天德」、「性命之氣」最為純粹、毫無雜質染污，其「天德之純」，使其言行均為「天德」、「性命之氣」，流通於四肢所發用之言行。而如前所述，天理乃附著於人的「天德」、「性命之氣」中，所以聖人前言往行，涵有附著於人性命之氣的天理。吾人若能透過對其身體言行氣象的「效法」，將能涵養聖人最純粹的天德性命之氣與理，使自身不齊之氣，能臻於聖人完滿之氣理境界。

---

有「道公」在其中。

26 《文史通義》〈原道上〉，頁 94。

27 《文史通義》〈原學下〉，頁 112。

28 章氏所常引用的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參見〈答客問上〉，頁 253；〈為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頁 515），就章氏而言，此「好學深思」的「思」，便是「思」於萬事萬物背後之「道」。

29 《文史通義》〈原學上〉，頁 108。

30 《文史通義》〈古文十弊〉，頁 150。

31 《文史通義》〈答吳胥石書〉，頁 645。

尤值得一提的是，後人身體「效法」前聖之依據，在章學誠看來，便在於聖賢所遺留之經典，如：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sup>32</sup>

夫道備於六經。<sup>33</sup>

經傳具備了天人性命之理。而如前所述，「理附於氣」<sup>34</sup>——「天理」乃附著於「性命之氣」中，所以經傳「天理」背後，必然充滿了「性命之氣」。亦即，涵有性命之理的經典，其所描述的聖人言行事物中，具有聖人最純粹的天德性命之氣。因此透過身體對經傳中聖人言行的誦讀、效法，乃能使自身因涵養聖人最純粹的天德性命之氣，而使身上的「仁義智」等天德性命之氣更爲清純完滿以臻於聖，如此方爲真正「史學」。如章氏曾言：

患學問之徒富而無得於身心。<sup>35</sup>

章學誠觀念中的「史學」，並非歷史知識學問的認知獲取，而是需藉由身體對於經傳聖人言行的誦讀、效法，以達人格身心境界的完善。此人格之陶養，乃爲一個史學家養成的最基本條件。如章學誠論及「史有三長」時，每每以「史學」作爲培養「史識」、「史才」的基礎：

1. 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sup>36</sup>

2. 學固所以養才而練識者也。<sup>37</sup>

3. 得足下所謂讀書須真種，而反覆於當日劇談養氣煉識之旨，誠不勝其欣喜，而繼之以慨焉。<sup>38</sup>

引文第 1、2 則道出了「史學」是「史識」與「史才」養成的根基。同時若以此兩則大意，連結於第 3 則文獻中的「養氣煉識之旨」，更揭示出透過「學」，涵養「天德」、「性命之氣」（「養氣」），將能鍛鍊出「史識」（「煉

32 《文史通義》〈朱陸〉，頁 126。

33 《文史通義》〈原道下〉，頁 104。

34 《文史通義》〈原道上〉，頁 94。

35 《文史通義》〈評沈梅村古文〉，頁 484。

36 《文史通義》〈文德〉，頁 137。

37 《文史通義》〈清漳書院留別條訓三十三篇〉，頁 613。

38 《文史通義》〈與族孫孫汝楠論學書〉，頁 799。

識」)，而成就「史才」。如章氏說道：

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sup>39</sup>

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sup>40</sup>

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玄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sup>41</sup>

章氏所念茲在茲的「史意」、「義理」，乃從史家學人「別識心裁」的「史識」而來。而「史識」，如前所述，便是人在「史學」的天德性命之氣涵養中鍛鍊而得。有此「史識」，方能使人在撰述文章之際，對於歷史事物的是非義理，以識力裁斷之。如以下文獻：

1. 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sup>42</sup>
2. 崔君（崔龍見）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sup>43</sup>
3. 每見近人修志，識力不能裁斷。<sup>44</sup>
4. 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鬱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sup>45</sup>

前兩則引文道出了文章中的「意」、「義」，必獨斷於作者的「別識心裁」。引文第 3、4 則大意則在，感慨近人無法以「識力」裁斷史意，亦即意味著：若「識力不能裁斷」，便無法從文章中看見史意，而如此不具史氏宏裁的識解，往往源於作者身體中蘊有「道公」的天德性命之氣涵養不足，而參有「我私」的文人習氣（「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

總之，綜合前文所述，可知「史識」的獨斷宏裁，必透過「史學」的身體「效法」，涵養〈史德〉篇所說的「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仁義智等道公無私的天德性命之氣，如此日積月累，便能鍛鍊出「史識」。文章撰

39 《文史通義》〈家書二〉，頁 817。

40 《文史通義》〈申鄭〉，頁 250。

41 《文史通義》〈說林〉，頁 224。

42 《文史通義》〈〈亳州志·掌故〉例議下〉，頁 1005。

43 《文史通義》〈爲華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頁 1048。

44 《文史通義》〈書〈吳郡志〉後〉，頁 1055。

45 《文史通義》〈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頁 1040。

述之際，便能別具心裁，洞識歷史事物中的義理，寫出具有史意的文章來。

於此，吾人將進一步追問，何以就章氏而言，吾人撰寫文章、討論古人古事之際，需為古人「設身而處地」，此中究竟蘊含何種身體智慧？又，其與「史學」需立基於身體對聖人的「效法」之間有何關連？

#### 四、「設身而處地」

關於為古人「設身而處地」，章學誠不只在撰文論古之際，要求具存這種態度，以為如此方具「文德」之「恕」。在〈劉忠介公年譜敘〉一文中，章氏以為「讀前人之書」，亦需為前人「設身處境」：

蓋學者能讀前人之書，不能設身處境，而論前人之得失，則其說未易得當也。<sup>46</sup>

章氏以為讀前人之書，只有將「身體」置於前人歷史情境中，方能論斷前人的得失是非。「身體」在章氏歷史是非裁斷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於此可見。現在問題是，何以只有「身體」置於歷史情境，方能論古人是非之理？章氏究竟如何看待「身體」此一概念？

對此，章氏在其《文史通義》中曾說道：

1. 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sup>47</sup>
2. 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sup>48</sup>

引文第 1 則「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的「心知血氣」，若參照引文第 2 則的「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可知在章學誠觀念中，人身乃由「心知」與「血氣」所形構而成。這裡的「心知」，從引文第 2 則脈絡敘述看來，可知其乃為前文所述的「史德」之「心術」。而前文也從文本分析中探測到，此一「史德」、「心術」（「心知」），乃與章氏某種理想

46 《文史通義》〈劉忠介公年譜敘〉，頁 537。

47 《文史通義》〈假年〉，頁 337。

48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6。

的「氣」之涵養息息相關。同時，經由前一節的論述，可知章氏這樣理想的「氣」，乃為人身中蘊有「道公」的「天德」、「性命之氣」。

誠如前文曾引的楊儒賓之言：「中國身體觀的一大特色，乃是除了五臟六腑的系統外，另有一種氣—經脈的系統，而氣尤可視為根本的原理」。依此觀點來看，形構人身之一的「心知」概念意義底層，必然也是「氣」，只是該「氣」乃是不同於「血氣」的「天德」、「性命之氣」。至於「血氣」，原是相當中性的名詞，只是誠如以下引文所言：

1. 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sup>49</sup>
2. 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sup>50</sup>
3. 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sup>51</sup>
4.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sup>52</sup>

由引文第 1 則所示，「血氣」具有「氣浮易弛」之特徵。因此就如第 2 則引文所描繪的，容易受外在陰陽之氣的移轉影響，而成為第 3、4 則引文所述的——追逐外物之「爭心」、「氣勝」與「情偏」，於是有了屬於人的「私心勝氣」。此具有「私心勝氣」的「血氣」，<sup>53</sup>若不「學以持之」或以「主敬」工夫修養之，將有一發不可收拾之流弊。

換言之，章氏身體觀念中的「血氣」，既構成了人的身體，卻也是人爭心勝氣的根源。章學誠所謂「設身而處地」的「身」，自然不是由此「血氣」所純粹形構的「身體」。因為此「血氣」往往雜有人之「私心勝氣」，如何能「恕」？如何能在將「身體」置於歷史情境之時，無私地評論古人是非之理呢？

那章氏所謂「設身」之「身」，究竟是怎樣的身體，何以由此身體置於歷

49 《文史通義》〈文德〉，頁 137。

50 《文史通義》〈質性〉，頁 179。

51 《文史通義》〈知難〉，頁 233。

52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6。

53 關於「血氣」因不受拘束而有的弊病，明代文人唐順之亦多所描寫，如「弟之不肖，年來痛癢，頗見自知，追尋病根，大率苦血氣之為累，血氣薰成習氣，不能自脫，詩文之障，亦時尚往來胸中，弟爭分數重輕而已。」以上有關唐順之文獻，引自《荊川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與蔡白石郎中〉，頁 110。

史情境中，便可論斷前人之得失？

關於此一問題，誠如前引文大意所述，透過「主敬」工夫的修養，可使人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使心氣不受外物影響，而較無私心勝氣產生的可能性。也就是，「主敬」工夫下的「氣—身體」，是章氏理想的「氣—身體」。由此「氣—身體」去創作古文辭，方具文德之「敬」；由此「氣—身體」去為古人「設身而處地」，方具文德之「恕」。

既然「主敬」工夫下的「氣—身體」，方是章氏所謂「設身」之「身」，那如何「主敬」？「主敬」工夫下的「氣」，只是無爭勝之心的自然中性「血氣」？還是蘊藏其他的意涵呢？

對此，只要注意〈文德〉篇的「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此一段話之前文，是「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sup>54</sup> 便知關於「主敬」工夫的涵養，章學誠指向了所謂的「學」，也就是〈文德〉篇的「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的「學」。又如下文所述：

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為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sup>55</sup>

這裡的「學問」，若參照〈原學〉上中下三篇，可知其實為「學也者，效法之謂也」的「效法」之意，<sup>56</sup> 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效法」經書中聖人前言往行。誠如前文所言，透過身體對聖人言行的「效法」，將能涵養聖人最純粹的天德性命之氣，而使自身所涵有不齊的天德之氣，獲得完滿與流行。

換言之，在章氏觀念中，「血氣」乃是人身與其他萬物秉天所共同具有的。人身與其他萬物最大的殊異之處，乃在於人之「血氣」中，涵有天獨授予人的最虛靈的「天德」、「性命之氣」。只是誠如前文所言，人身此氣常有不齊之現象，故需藉由「學也者，效法之謂也」，使之完滿。

「學」能使人「凝心」。<sup>57</sup> 所以具有此「史學」修養的人，能在臨文之

54 「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見《文史通義》〈文德〉，頁 137。

55 《文史通義》〈質性〉，頁 179。

56 《文史通義》〈原學上〉，頁 108。

57 《文史通義》〈文德〉「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的「凝心」，頁 137。

際，以「主敬」態度檢攝心氣，以防心氣「一往不收之流弊」。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主敬」工夫下收攝的「血氣」，就不只是純然的「血氣」，而是人所獨有的「天德」、「性命之氣」在體內「血氣」中渾然流行。<sup>58</sup>

若將涵有此天德性命之氣流行的「身體」，置於歷史情境當中，那麼「身體」中「仁義智」等天德性命之氣，將能自然感通歷史人事物中最深沈的情理，自然深思於歷史人事物中難顯之史意；由此養氣鍛鍊出的「史識」，能心知其意，裁度事理。就如章氏以下所言：

大抵身履其境，心知其意，方有真見解。<sup>59</sup>

引文的「身履其境」，即為「設身而處地」或「設身處境」；「心知其意」的「意」，<sup>60</sup>即為前文中「論前人是非」的「史意」。此一「史意」，便是作者以其「天德」、「性命之氣」修養的身體，去實地踐履在歷史情境中所感通得出的「史意」。這樣經由身體去真正感通體悟的史意，在章氏看來，才是真正的「見解」。如章氏曾言：

孫君（孫星衍）以謂三代之學異於宋學，當矣；顧以性命之理，徒博堅白異同之辨，使為宋學者反唇相議，亦曰但騰口說，身心未嘗體踐。<sup>61</sup>

引文的「但騰口說，身心未嘗體踐」，說明了章氏相當重視以身心去體踐性命之理。這是因為如前所述，性命之理乃附著於性命之氣中，只有藉由「身體」的體踐，讓性命之氣於體內流行，性命之理方有真正體證的一天。

總之，章氏所認為的，論古必「設身而處地」的「身」，乃特指「天德」、「性命之氣」於吾身渾然流行的身體。吾人臨文之際，只有將這樣的身體，置於歷史情境中，方能真正以「仁」、「義」之性的「情之普，氣之遂」，感通古人面對歷史情境時最深沈的內心世界，並在與古人同體共感之際，以「智」之德性去思理，進而以「史識」大公無私地裁度事理，別識心裁地心知其意，而給予古人真正合乎情理的历史評價。這樣臨文論古需為古

58 從《文史通義》〈文德〉「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頁137）亦可看出章氏所在乎的「氣」，乃深及「天人性命之微」的「性命之氣」。

59 《文史通義》〈又答朱少白書〉，頁779。

60 此「心知其意」的「意」，便是歷史事物象徵的「史意」。

61 《文史通義》〈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後〉，頁570。

人「設身而處地」的態度，與史學涵養上需立基於身體對聖賢「效法」之關係，便是只有透過身體對經傳聖人前言往行之效法，才能涵養聖人天德性命之氣於血氣當中，才能使人臨文論古之際，以此性命之氣渾然流行的身體，去感通歷史人事物，給予最通情達理的「心裁」判斷，進而以史才寫出具史意的文章來。

於此吾人注意到的是，誠如前言所述，章氏提到其理想的「自具心裁」文章，能使讀者身體「興起」。關於此一論點，吾人可深思諦視的是，何以「自具心裁」的文章，能使讀者身體「興起」？其「興起」的理想意涵究竟為何？此一「觀者興起」的身體概念，與史學的身體「效法」、撰文論古的「設身而處地」究竟有何關連性？

## 五、「觀者興起」

章氏對於文章需使「觀者興起」的重視，從以下文獻亦可見得：

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sup>62</sup>

竊謂邑誌搜羅不過數十年，采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真據，宜加意采輯，廣為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sup>63</sup>

由引文所述，可知章氏不只重視文章作者需具備史學、文德等修養，亦要求文章創作，需使「觀者有所興起」。亦即，在章氏觀念中，讀者身體的回應，對於文章創作優劣與否，佔有相當的關鍵性。豐富讀者的聞見知識，並不是章氏重視的閱讀效應；章氏真正在意的是，文章能使讀者身體上有了不同以往的震撼迴盪、興發奮起。如此之文章，才算完成了其傳播、示現於世的效果。而如前所述，章氏認為，「自具心裁」的文章，便能使讀者身體「興起」。其原因何在？讀者身體究竟「興起」了什麼？以下進行探討。

關於「自具心裁」，前文已論及，其意味著：作者具備「史識」能力。亦即作者能別識心裁地從複雜的歷史人事物中，洞見其所象徵的史意義理。而

62 《文史通義》〈〈和州志·文徵〉序例〉，頁 942。

63 《文史通義》〈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頁 842。

這樣的「史識」、「心裁」能力，如前所述，乃源於作者的「養氣煉識」——透過作者對於經典中聖人「天德」、「性命之氣」的涵養，亦即〈史德〉篇章的「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的涵養而來。如此普及於天地萬物的「道公」無私的情、氣修養，能使人作出「氣昌而情摯」的「天下之至文」，章氏於〈史德〉篇曾提及其理想的「天下之至文」乃為：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sup>64</sup>

「氣」能「動人」，「情」能「入人」，此乃眾人皆知。但需特別注意的是以上「氣昌而情摯」的「氣」與「情」，乃專指〈史德〉篇的「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道公無私的「情」與「氣」；這樣能感通於天地萬物的「情」與「氣」，「動人」與「入人」之深，自然非一般血氣之「情」與「氣」所能及。由此推之，透過經典中這樣仁義等天德性命之氣、情的涵養，鍛鍊出「史識」所寫成的「天下之至文」，其「氣昌而情摯」的「氣」與「情」，對於讀者身心的感動與深入，將使讀者身體因涵養此情、氣，而有所奮發興起。

同時，從同為〈史德〉篇的以下文句，可知章氏最希望讀者身體所「興起」的內涵是：

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sup>65</sup>

《詩經》可以興發「好善惡惡之心」。詳言之，章學誠以為，透過《詩經》經典的讀書養氣或身體言行的效法，可以使人涵養《詩經》經典中的聖人性命之氣。涵養此氣可使讀者從身體深層處，興發起「好善惡惡之心」，心術由此而得正。而章氏所認為的「千古之至文」的代表——《騷》與《史》，<sup>66</sup>最能「深於《詩》」：

《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肯於名教，而格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sup>67</sup>

64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6。

65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7。

66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7。

67 《文史通義》〈史德〉，頁 267。

「《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的「深於《詩》」，若以前後文本脈絡來看，乃意指「通六義比興之旨」。也就是《騷》與《史》的作者皆「通六義比興之旨」。《詩經》，在章氏觀念中是一部聖人經典，所以《詩經》六義比興之「旨」中，涵有聖人最深沈的性命之氣與情。「深於《詩》」的《騷》與《史》，均因涵有《詩經》最深沈的性命之氣與情，而具有「氣昌而情摯」之特質，而為「天下之至文」。如此之文，便與《詩經》經典一樣，可使讀者身體深層處，興發起「好善惡惡之心」，此即章氏最重視的「世教」功效。也就是，如以下文獻所述：

1. 引伸比興，抑揚往復，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諫諷諭，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其為功也大矣。<sup>68</sup>
2. 古之作者，不患文字之不工，而患文字之徒工而無益於世教。<sup>69</sup>
3. 文貴發明，亦期用世，斯可與進於道矣。……有所發明而於世無用，是雕龍談天之文也。<sup>70</sup>

引文第 1 則後半段「用以規諫諷諭，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其為功也大矣」，道出了若言語文章能使人「興起好善惡惡之心」，那麼其功效之大，在章氏觀念中乃是無以復加的。如此說來，讀者透過對蘊有「天德」、「性命之氣」涵養的文章之閱讀，而於身心有所得，以致興發起「好善惡惡之心」，而得心術之正，便是引文第 2 則所述的文章需「益於世教」之用意，也是引文第 3 則中章氏對於文章「用世」的最大期許。簡言之，文章之「用」在何處，章氏以其《文史通義》不朽著作，告訴吾人文章之「用」，在使世人性命人格獲得涵養與圓滿，並在人格修持中體證道之流行的宇宙實相，此「用」之大，遠非其他世俗利益之用所能比。

總之，就史學而言，章學誠特立「史德」一說，並在該篇中提到「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受外在陰陽之氣影響的「血氣」，一旦滲入「心知」、「性命之氣」，便使得蘊有「道公」的「性命之氣」雜有「我私」之習氣。為防此一弊端，章氏在〈文

68 《文史通義》〈立言有本〉，頁 358。

69 《文史通義》〈評沈梅村古文〉，頁 484。

70 《文史通義》〈答沈楓墀論學〉，頁 714。

德》篇提出「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的「學」之工夫，以使「血氣」不受外在陰陽影響。而章氏的「學」，從其〈原學〉篇的「學也者，效法之謂也」，可知「效法」乃為其史學觀中相當重要的概念。再者，如前所述，「文德」乃為章氏文學觀中最具獨創性的概念，而「設身而處地」又是章氏「文德」概念中的重要內涵，由此推之，「設身而處地」於章氏文學觀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此外，章學誠於其〈史德〉篇中特別提及「興起好善惡惡之心」的「興起」，在其所謂「千古之至文」觀念中的重要性。如此一來，「效法」、「設身而處地」和「觀者興起」三大概念，確實乃為章氏文史的重要議題，釐清此三大概念意涵及其彼此關連性，除能揭示隱藏在章氏《文史通義》文獻中與身體相關概念更豐富的內涵底蘊外，更能透過其彼此關連性的勾勒，讓吾人較為清晰地看到了章氏文史相通的學術理想與面貌。

## 六、結 論

關於章學誠思想研究，目前學界多著力於其史學概念的探討。本文乃透過《文史通義》原典文獻的仔細耙梳，指出無論在論述歷史人事或學問文章上，章學誠對於身體踐履的重視，不下於中國思想家的工夫論。同時，經由本文進行章學誠身體觀相關議題——「效法」、「設身而處地」與「觀者興起」等之探討後，發現其彼此之間存有如下的關係：

若身體透過對經典中聖人前言往行之「效法」，將能使人在效法中，涵養經典中聖人靈明純粹的「天德」、「性命之氣」。有此經典性命之氣的涵養，可使吾人臨文論古之際，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亦即以此性命之氣渾然流行的身體，置於古人所處的歷史情境，以對古人在面對歷史情境時的內心世界，有最深沈的同情與理解，進而對古人的是非得失之理，產生最具史識心裁的論斷。如此所成就的史意文章，因涵有經典中聖人最深沈的性命之氣與情，所以具有「氣昌而情摯」的現象，如此之氣與情入人之深，將能使讀者身心獲得前所未有的感動，能使「觀者興起」，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以得心術之正、人格之圓滿。如此身心之教化，即為章氏對於文章「用世」的最大期許。總之，本文若對學術有所貢獻，其價值意義當在透過章學誠《文史通

義》「效法」、「設身而處地」與「觀者興起」等文獻概念關連性的闡釋，讓吾人對於章學誠身體觀相關意涵有更深層的理解，也讓吾人看到中國史學與文學理論之間，亦能在「氣一身體」觀此一特殊進路的觀照，將其思想精義與彼此所隱含的血脈相連性，公開浮顯於學術臺面上。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唐順之著，《荊川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二、近人論著

- 朱敬武 1996 《章學誠的歷史文化哲學》，臺北：文津出版社。  
楊儒賓主編 1993 《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楊儒賓、祝平次編 2005 《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龔鵬程編著 2004 《文史通義導讀》，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 **An Exploration of Conceptions of the Body in Zhang Xuecheng's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hang Mei-chuan\*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related concepts set forth in Zhang Xuecheng's 章學誠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文史通義. "Following the example" 效法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the Sages recorded in the Classics accumulates and nourishes in the subject the same spiritually pure "Heavenly virtue" 天德 and "qi of life" (性命之氣, energy flow of life) that the Sages possess. If the Sage's Heavenly virtue and qi of life are constantly flowing through the body and mind, then when writing about and discussing the ancients one is able to "put oneself in their shoes" 設身而處地—that is to say, able to place one's body, flowing with this qi of life, in their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which then allows the Heavenly virtues of benevolence, justice, and wisdom in the body to naturally connect with the most profound truths of thos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and causes the mind to reflect on their deep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historical insight tempered through this cultivation of qi enables one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draw conclusions about its principles; and because historical essays written with this acquired insight in turn possess these deep qualities of the Sages of the Classics, these Sagely qualities will shine forth from the text and penetrate the depths of the reader's

---

\* Chang Mei-chua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mind, profoundly moving them; in this way “the reader is roused” 觀者興起 to do good and shun evil, setting aright their intentions and rounding out their character.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Zhang Xuecheng’s conceptions of the body and to reveal how the concept of the “*qi*-body” helps to illuminate both the profound wisdom in the principles shared by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fact they are mutually inseparable.

**Keywords:** Zhang Xuecheng 章學誠,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eavenly virtue, conception of the body, Qing dynasty